

紫琅诗会

我在河边

□侯求学

小鱼儿无忧无虑地漫游嬉戏
那是生命的自然
当它被大鱼吞食
它有过哀鸣吗
我始终没有听见
在我的心目中
它即便是死了
也是无忧无虑的

一夜蹿起的芦苇
像极了懵懂的少年
我迷离着双眼
将它从头到脚打量个遍
尖尖的芦心还顶着
晶莹的水珠
是不是刚刚哭过的泪滴
我盯它、抚它、逗它
我瞪它、摇它、嗅它
它都无动于衷
沐着晚风
我也想站成一杆芦苇

挥手之间(外二首)

□徐玉娟

我坐上车后,打开车窗
姐姐,你站在细雨中
挥动着的双臂
像缓缓张开的帆影
暮春的晨雾
把我们送入一场离别

汽车启动。姐姐
你突然,用双手捂住眼睛
像一朵梨花含着雨水
在风中颤抖
柳永的词韵,在空气中弥漫
我有抑制不住的热流
在喉咙口涌动

从窗口伸出我的手。姐姐
我想抓住的,是在异乡留下的
故乡般的暖
在漫长的旅途中,一次又一次
在我的眉间,荡起波澜

暮春一日

旧城墙被镜头
重塑风貌
麻叶的好去处
是被一群追梦者
咬在嘴里,满心欢喜
普济桥上的老石头,和桥下
干枯的河床
一起追溯往事
我们路过的每一寸土地
留下了新生的血液
比如,我带来的江风海韵
让每一块黄土
涛声澎湃

四月芳菲

飞鸟在空中划下的
弧线,又被空气淹没
你邮给我的绿丝巾,成了
另一双居无定所的翅膀

薄纱轻笼霞光。你是否会迷失于
一场盛世的芳菲。
小鹿用蹄子踢踏幽静的林子
南山超然于千里之外

桃花谢了。枝条上结满青涩的
小果。南风中摇摆着命运叶子
我蹲下来,就是
另一朵凋落的桃花

雨水真诚。泥土老实。
四月交给大地的,是另一场
浩荡的爱。我悄然
卸下两抹绯红



濠河精灵

李斌

“以形写神” 择“趣”构“境”

——观侯德剑“写意乡情”画展有感

□刘卫锋

五一节这天,在群艺馆文庙大殿观赏侯德剑“写意乡情”画展。

殿外,高大的银杏树苍苍翠翠,天光云影透过格子窗映照在画框玻璃上,一时竟觉得与“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意境有些相似。大殿内的宁静与殿外古玩市场的人声,并行不悖于五月的丽日晴空下。

市声喧喧于外,艺境恬恬于内。高而开阔的殿堂,因那一幅幅生趣盎然的图画,更增添了无尽的意味。

纵览所有作品,按内容大抵可分为三忆,童年忆趣、城市忆旧、采风忆情(画家在藏地、新疆、云贵、北方等地的写生记游),三忆既有共通之处,又各有各的意趣。

童年忆趣最为有味。那些或短褂开裆裤的童子,或一丝不着的小淘气,无不生趣盎然,孩提时代的真、乐、美、趣尽在其中。

一幅题款“阿公长袍瘦,阿婆裤筒肥”的画上,两个小孩分别站在长凳和圆凳上,整个人钻在晾晒着的大人衣裤中,只露出小半个脑袋,那互相张望的眼神,冲天的小辫,鼓起的腮帮,散落的拖鞋,写尽孩童的天真与活泼,令人忍俊不禁。

“门板上下乐,各取动静趣”初看,好熟悉的场面,门板搭成乒乓球台,两军对垒正战得酣,再仔细一瞧,门板之下别有洞天,一小儿趴在地上,兀自瞧着自己的乌龟爬行。动与静,果然是自得其乐。“堂屋敬老祖,不见一位来”,画面简洁明快,左侧供桌,香烛袅袅,右侧门扉半开,露出三个探头的小脑袋,图文对读,让人恍然大悟,不觉联想起在乡村的童年岁月,每到祭奠祖先之时,这样的场景在自己身上亦曾有过。临画以观,怎不心生共鸣?

再如“慈父一滴酒,回味到古稀”,描绘的一张饭桌上,左边一腰插蒲扇的汉子,左手持酒杯,右手筷子尖蘸酒滴于右侧童子舌尖,桌下小猫仰视,其乐融融,父子情深。至于祖孙情,更有多幅体现,如祖孙赏戏,前景是一张板凳上一老一少两背影,远景是演出中的京剧人物,老爷子下颌一缕山羊胡,站在凳子上的小孩子手持的棒冰已在融化滴水,足见人戏之深。

“棺材当武台,胜负寿星裁”等,与黄永玉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所绘的童年有得一比,尤其

是那满身瘦皮布满老年斑却精神矍铄、童心未泯的老者,活脱脱的老顽童形象。

而“蒸馒头蒸糕,年味儿飘香”一幅,乃一组人物群像,有少年双手将年糕举过头顶,似正抬脚欲奔,近旁一女抱着娃娃,双手各持一只白馒头,笑逐颜开。身后,一位本给馒头点朱砂的老妪正给一个伸着额头的儿童点眉心,大有朱砂启智的意味。

此类作品,乡风扑面,勾起不尽乡愁。人同此心,人同此情,童年乡村记忆也就超越了个人的体验独享,走向群体文化记忆的共生共享共情。艺术,因共同的精神家园而动人心魄。

艺术,因劝谕而深刻。“孙敬长寿面,祖享天伦乐”,将中华美德集中体现于小品之中。沙发椅上,寿星张嘴吸面,椅旁一妇人怀抱着的小孩子正高高挑起一根面条,喂入老者嘴中,老者腿上一只黑猫仰头望面,姿势同于老人,平添几多趣味。视此幅,不啻当代新二十四孝之一也。

城市忆旧,既有邻里之间的温馨美好,早晨道中相遇、问候小谈、亲切切切,也有市井生活的无奈抒发。在粉壁上画只乌龟骂骂随地小便之人,不知此举可有用否?“崇川奈温爷,下河抗寒仔”,画一穿戴得严严实实的老爷子和一家衣衫单薄的里下河船民,妇人臂中小儿仅着肚兜,而手牵手走在前面的孩子也是短褂单衣。

两相对比,体质健康若何顿见高下。与此相类似的“强与弱”,也是在厚衣冬帽者与赤身冬泳者的对比中,极言锻炼之于健康的重要性。

至于赴外地写生采风所绘之图,不唯题材内容的特别,在形式和表达上体现出画家的艺术追求,是画家对自然美、人文美的理解与创造。

东壁有一组陕北高原所见的写生创作。牛市一幅,黄土气息浓烈,牛倌骑马上,驱牛入市中,头裹白毛巾,联络用手机。空中一轮红日,既对应题款“东方红太阳升”之景语,又合“牛市行情日日增”之境,内涵丰富。

而色调之处理,既有人、马、牛的中国画之随类赋彩,又有地面以西洋画法营造出阳光斜射的光影效果,中西合璧,自然交融,毫无违和之感。“壶口一吻现彩虹”,一对

新人坐于驴背,后生低头,姑娘仰首,双唇似触非触,眼神迷离,表情幸福。姑娘双手各托一只红彤彤的大苹果,置于胸前,极富隐喻和象征意义,渲染出健康、明朗、自在、率性的乡野气息,中国风、民族味皆在此中矣!细看那驴之眉眼,竟也饱含喜色。实在是妙不可言!

“娃入梦乡鸡犬宁”是作者南泥湾之行的农家一瞥,窑洞外,童车旁,犬卧无声,那墙角的一公一母两只鸡也匍匐在地,似乎也知不要惊扰了入睡的娃儿。那窑洞的对联更是将农家的喜庆与期盼和盘托出,上联为“顺满百年福满宅”,下联是“家添人口外添财”,横批“抬头见喜”。“相逢杨家岭”,远景是黄土坡上的座座窑洞,近景画穿军装的一老一少互致军礼,那帽子上的红星仿佛诉说着红色文化代代传的新时代故事。

这四幅画,展现出当代黄土高原的乡风民俗,可谓是为时代造像,为生活留影,以画存史,庶近之乎。

进大门右侧的四幅藏地风情图,无论是“月下集结”“朝圣”,还是“高原劲风”“迎阳倡”,在表现手法上颇具匠心。以“迎阳倡”为例,浓墨写出如山的牦牛,牛背上的包裹则计白当黑,对比强烈,虚实相生。远山一抹,右上一轮朝阳,构筑出人物生乎其中的地域环境,而前景藏女鲜红的上衣,与牦牛形成红与黑的对比,提亮了画面,温暖了氛围。而牦牛脖子下的一只红色铃铛与左下的鲜红印章,三者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煞是协调。“高原劲风”,信笔以浓墨扫出骏马两匹,如剪影一般,不见眉目而英姿犹存,尤为神来之笔的是渴笔扫出的远山,虽至简之笔触,而山形山势毕现矣!大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学意味。

其中有一幅题款说“一九八四年曾经青海”,屈指算来,已是37年之前,而这份初见的感觉并未随着时间而消淡,反倒在今时的表达中得到了加强。这,正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中国绘画美学传统的确证。我想,中华美育精神之中,艺接地气,沉入生活,与人民同歌哭,与时代而同行,永远是艺术家的作品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核心要素。

侯德剑基于写生的写意作品,正是这种精神的实践和宣示,也启示着有志于从艺者,该用一种怎样

的姿态前行于艺路之上。

此次展出的数十幅作品,除了题材内容的异同,在表达方式和美学意境上也呈现出多样性,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的风格以及变法的尝试。

漫画的喜剧效果,幽默的粲然一笑。许多作品堪称水墨漫画,使用对比、夸张、细节等方式,“以形写神”,择“趣”构“境”。前所述“崇川奈温爷,下河抗寒仔”“强与弱”是此类,而“雄鸡斗成团,呆看眼也对”“把脉看舌苔,人宠齐嘴开”等亦是此类。

而题为“觅”的作品,则以细节使人一乐。竹椅上,一个光屁股小孩捧着大碗吃饭,面前一只大黑公鸡伸着头盯着他胯间的小鸡鸡,不知道是等着溅落的米粒,还是那小鸡鸡宛若小虫,勾起了大公鸡的食欲……总之,令观者会心一笑,又生出几多想象。

画家在前言中说,此展自觉“画如其人”,即幽默人忆快乐事,画快活画。诚哉斯言!侯德剑以自己的幽默豁达,投射于画作,尽展“风格即人”。不少作品以其生动的“情节性”,让人开怀一乐,也成其侯氏漫画的幽默、戏剧效果。他说,“画作若能为牛年劳动节日添乐,那便是我最牛的收获。”我想他的愿望定是实现了,我在展厅看到观众有天真的稚子、头发渐疏的老者,也有如我般的中年人,足见这些作品的通俗性和大众化。

我和儿子在留言本上写下“牛人牛作,大家都乐”八个字,窃以为捕捉到此次展览的一丝神韵。

简约的笔情墨趣,写意的人生追求。展览中有一些作品呈现出极简的风格追求,营造了自由灵动、广大舒展的意趣之美。有一幅未见题跋的水墨作品,蒲草数丛,四只鸭子游于其旁,三只向前,一只回首,草草数笔。不知者以为儿童涂鸦之作,知之者为之倾倒。窃以为此或为侯德剑“以形写神”主张的新表达、新追求。

东墙的另一幅同样不见题款的“院景构成”(标签题目),似乎也可作如是观。北壁上的一幅“学步”,老妪以简笔描出,墨色点染出小狗,整个画面简约传神,似也可归为此类。

大道至简,这是不是标志着侯德剑老师画作风格的新方向?也许,牛人的下一次画展会给出答案。

灯下漫笔